

小说集中的木版画插图



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

苏珊·万托赫在小说集中虚构了一座县城，取名“难路”。河南大学在嵩县办学期间，遭到日寇攻击，发生了潭头惨案。《难路》记载的那些苦难辉煌的过往，见证了河南大学师生与嵩县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。

01 虚构的“难路”县城，就是抗战时期的嵩县

一条大路沿着伊河走出去170余里。在那里，山势渐高，伊河也变得更加桀骜不驯。这里就坐落着一个叫“难路”的小县城。“难”意味着艰难坎坷，“路”就是道路。顾名思义，“难路”就是一条艰难之路、一条坎坷之路。

王经华介绍，苏珊·万托赫在小说集里写了虚构的县城，并取名“难路”，其实，这座县城就是当时的嵩县。

“难路”县城什么模样？苏珊·万托赫这样描写：“这条大路钻进县城东门，融入没有铺就鹅卵石的小巷中，再向前延伸一段，但在穿过西门后就消失了。县城外就只有通向北边、南边和西边的乡间小路和骡马便道了。北门、南门、东门和西门都是泥土垒起来的厚重城关，连着年久失修的城墙。城关保存尚好，但城墙已经破败不堪。这样的城关，别说小口径火炮了，就连机枪恐怕都能将之摧毁。”

守不住的“难路”县城，也是作者为后来发生的日寇攻占嵩县、制造河南大学潭头惨案埋下的伏笔。

苏珊·万托赫和丈夫特奥尔多·阿尔诺·万托赫(中文名王道)也是战争的受害者。

二战期间，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，共产党员身份的苏珊·万托赫和丈夫作为国际医务工作者来中国参加抗战。

1945年7月8日，日本投降前的一个多月，苏珊·万托赫在写给伦敦亲戚的信中，提及开始筹划返回奥地利。不过，就在她憧憬着回国开始新生活时，同年，王道因积劳成疾，在重庆病逝。

一本由奥地利人苏珊·万托赫所著的小说集，讲述了当年河南大学嵩县办学的不屈历史——

《难路》：不容遗忘的苦难与抗争(下)

02 《战争》和《五封信》等篇章，描写河南大学潭头惨案

王经华介绍，河南大学于1939年5月来到当时还隶属于嵩县的潭头办学。

一直到潭头惨案发生，河南大学在潭头坚持办学5个年头，是抗战中唯一坚持在前线办学的高等学府。其间，河南大学由省立升格为国立，河南大学校歌也诞生在此：“嵩岳苍苍，河水泱泱，中原文化悠且长；济济多士，风雨一堂，继往开来扬辉光……”

战火最终还是烧到了潭头。1944年5月中旬，日寇侵占嵩县，潭头危在旦夕，河南大学师生开始撤离潭头。

据《河南大学校史》一书记载，1944年5月15日，日寇逼近潭头，剩余人员仓促出逃。这时大雨滂沱，山洪暴发，师生陷于困境。一些教授、家属和数十名学生向北山中躲避，而敌人正从北山迂回袭来，开枪扫射，当场有5人中弹身亡。女同学李先识、李先觉姊妹二人和李先识之夫刘祖望不甘受辱，投入一井自

尽。助教商绍汤、吴鹏等惨死于敌人刺刀之下。河南大学遭此浩劫，10余人死难，多人下落不明，理学院被焚毁，这是河南大学建校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，师生悲愤不已。

逃离潭头的师生，攀援于崇山峻岭之中，穿行于密林草丛之间，饥寒交迫，备尝艰辛。

苏珊·万托赫在《难路》之《战争》和《五封信》篇章中写了潭头惨案：“正在这时，从潭头来了一个信差。他全身湿透，惊慌失措，带来了校长的命令：情况危急。明天天一亮，全校避往山里，方向西南……第一个被(日军)杀害的就是王助教……在斜坡那里有一口井，媛蓉大喊一声就跳进了井里……几个星期后，人们才把媛蓉从井里拉了上来，却已经成了无法辨认的尸体。”还写了当地乡亲们不顾危险掩护师生撤离，“幸运的是，一位阿姨正好在屋子里，她和那个日本兵说了几句话，把他的注意力引开了”。

03 《难路》见证河南大学师生与嵩县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

王经华介绍，从1941年10月开始，苏珊·万托赫在河南大学教授德语和英语。半年后，纳粹德国在汉口的领事馆通知王道，他们由于犹太身份而被注销了德国护照，不再拥有德国国籍。这些遭遇并没有打倒苏珊·万托赫，她开始收集整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，并以她熟悉的河南大学流亡办学的历史为基础，进行文学创作。在中国期间，她完成了《难路》的草稿。

1947年，苏珊·万托赫返回奥地利维也纳，1948年奥地利共产党机关的寰球出版社正式出版《难路》。1959年夏，苏珊·万托赫进山旅游，不幸去世，遗体直到5年之后才发现。对于她的死因，至今没有调查清楚。

据《难路》收录的《关于小说》记载，苏珊·万托赫在小说集中植入一系列木版画，这些画均摘录于1946年出版的《战争木版画——战时中国》，猜测是她在中国购买，交给出版社当作插图。

2018年，在复旦大学举行的“奥地利文学在中国”系列研讨会上，意大利学者托马斯·索码多斯介绍了一部新发现的、不为人所知的德语小说，就是《难路》。复旦大学德语系刘炜老师关注到这本书，并应河南大学邀请将这本书翻译出版，作为对河南大学110周年校庆的献礼。

“《难路》的意义在于，作者以河南大学在抗日战争中流亡办学的历史为背景，通过贴近和直观的观察，去描写对敌斗争的艰苦卓绝，去记录战争中个人的命运，为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每个黑暗篇章做证。”王经华说，河南大学师生在艰难困苦中所迸发出的从容气概，用文化做武器与战争抗衡的责任担当，至今读来，依然具有强烈的震撼力，令人动容。

硝烟虽已散去，历史不容遗忘。《难路》记载的那些苦难辉煌的过往，见证河南大学师生与嵩县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，转化成了河南大学师生勇毅前行的精神力量。



河南大学潭头办学旧址
(本文图片均为记者翻拍)